

你们喝的饮料 我包了 (小小说)

□崔立

柚子茶是单位发的。当年轻快递员从打开的门递上包裹,陈功顺势地给他一瓶柚子茶时,他似乎愣了一下。柚子茶毕竟不同于矿泉水,这瓶大概要五六块,光看精美的包装就能看出来。快递员犹豫了一下,没接,说,谢谢,不用了。陈功说,拿着吧,我有很多。快递员抹了把额头上和身上的汗,这火热得像要烧起来的天,他的眼神又看了那瓶柚子茶一眼。能确定的是,他一定是想喝的。在陈功坚持着把柚子茶给他,他终于有几分为难又有几分欣喜地接过,说,谢谢你。声音很响亮。

好像每一个拿柚子茶的快递员都有些犹豫,但陈功每次都会坚持给他们。他们太辛苦,也太不容易了。陈功没有骗他们,其中的一间屋子里,放了好几箱的柚子茶。这些柚子茶,是朋友开的柚子茶厂没钱付款,就用生产的柚子茶来抵消了。

又一天,陈功开门,年轻快递员送来个大物件,满头大汗地拍着时小心的样子,让他不好意思。陈功赶紧又去拿了一瓶柚子茶。快递员这次没客气,接过柚子茶,又说了句,大哥,这个茶很好喝,能多给我几瓶吗?陈功愣了一下,他倒是没想过快递员还会主动问他要。陈功还是说,好啊,你要几瓶?快递员赶紧解释说,大哥,是这样的,我们快递站的人都说你太客气了,茶,确实也好喝,你留了那么多,是不是不好卖,我们人手一瓶,放在车上,不管有没有用,也算是活广告吧。如果有人问,我们就说,是一位好心的大哥给的,我们可买不起也喝不起。这个年轻快递员的话让陈功眼前一亮,好像有点意思:不管黑猫白猫,总归是要试试,才能抓得住老鼠吧?朋友一直为这茶的滞销在犯愁,万一真有效果呢?陈功当即说,你看看需要多少瓶,我给你。

这也触发了陈功的新思路。陈功给单位其他同事也提了要求,让他们也把家里多出来的柚子茶免费提供给附近的快递员喝,请快递员

们送快递的时候带上茶。他们和柚子茶厂是合作单位,这本身是个一荣俱荣的事情。陈功还把这个事情和他开柚子茶厂的朋友说了,朋友有些信心不足,说,这事能行吗?陈功说,难道你那么多库存的柚子茶准备烂在仓库吗?朋友沉吟片刻,说,听你的,你看还要多少,我给你再送些来。

后面的日子里,陈功就看到进进出出的快递员的车上都有一瓶柚子茶。不仅是年轻快递员的那个快递公司,其他快递公司的电瓶车上居然也有。在前车篮左侧,统一规格做了个固定的铁圈,大小适中,能保证在颠簸中,柚子茶不会轻易地掉出。真是有了心了。陈功听到有个取快递的人好奇地问快递员,你们车上怎么都有这个柚子茶?那个脸黑黑的快递员笑着说,你没喝过这个茶吗?可好喝了。

这个送柚子茶的结果,确实让陈功挺意外的。

几天后,朋友急吼吼地给陈功打电话说,不得了,不得了!陈功还第一次听到朋友这么激动,忙说,不要急,慢慢说。朋友说,好多家店都联系说最近柚子茶卖疯了,让我们赶紧加货,包括几家大型连锁超市。陈功紧张的心缓和了下来,说,大好事呀!

很短的时间,朋友的库存销售一空,不得不马上开动机器,加速生产。朋友给陈功支付了以前的欠款,还给了一定量的上浮,说是利息。陈功把这笔钱按比例分给了单位的员工们。

陈功还和朋友一起去了快递点,去感谢那些提供帮助的快递员们,对他们说,谢谢,谢谢你们的帮助。

不,应该感谢你给的那瓶柚子茶。那些刚从外面回来,擦着汗的快递员们都笑着说,我第一次喝到那么好喝的饮料。

那天,朋友还下了个承诺:以后你们喝的饮料,我全包了!全场顿时响起连绵不绝的欢呼声。



葡萄 (小小说)

□金幼萼

慈溪新浦这一带,葡萄棚连成海。六月天,早熟的葡萄挂果了。棚子多了,手脚不干净的人也跟着多。阿香家的葡萄棚不大,但结得早,皮薄肉甜。她最怕被人惦记,特别是那个叫连军的。

连军以前没正经事做,家里老的小的几张嘴巴要填。阿香常见他在别人家棚子边上转悠。前几年,阿香看得紧,一眼没瞅住,棚里就能少几串。有一回,她刚回家喝口水的工夫,转回来,连军正猫在她家棚子边上。连军看见她,咧着嘴笑:“阿香姐,给娃摘一串葡萄尝尝?”阿香心里不痛快,绷着脸说:“哪还有好的?早叫老鼠拖光了。”连军知道她说谁,也不恼,堆着笑求:“嘻嘻,几颗就行。”阿香怕他硬摘,不敢把话说绝,钻进棚里看,哪一串都舍不得,挑了半天,剪了一小串半青不紫的塞给他:

“喏,拿去吧,还没熟透呢。”连军接了,嘴里道谢着走了。

隔壁大棚的老板开着小车路过,摇下车窗对阿香努努嘴:“喏,又是他。有这种人在,觉都睡不安稳。”说完,车屁股一冒烟开走。这话戳在阿香心窝里。

多年前村里搞集体产权改革,土地流转,大棚入股。连军家分到管理一片新式钢架大棚的活计。阿香家是老棚,自己管着。

今年葡萄又成熟了。阿香天天往棚里钻。儿子劝她:“妈,今年不用盯那么紧,大家都有份,谁还偷啊?”阿香不信。

阿香有天病了,躺了两天,心里七上八下,叫老头子去看。老头子回来说:“好着呢,一串不少。”阿香病好了还是去看,但家里事多,隔个三五天不去,也没事。隔个十来天,葡萄还是好好的。她心里

有点松动了。最后,她在几串留种的葡萄梗上,挂上红绳,当作记号。做完这些,她去棚里的次数少了。

七月初,巨峰葡萄熟透。阿香去新区买农具,路过连军管的大棚。嚯,钢架支棱着,气派。连军正指挥人把一筐筐紫得发黑的葡萄往冷链车上装。阿香眼尖,看见旁边堆着几筐散果,有两串葡萄梗子上,打着红绳结。阿香的心一下子吊起来。她想问,又怕弄错,脸拉下来,转身往自家棚子走,想去看个究竟。

刚走出新区,迎头碰见连军开着辆电三轮,车斗里装着几大箱葡萄。连军看见她,远远就喊:“阿香姐。”

阿香站住脚,指着车斗:“连军,这么多葡萄,哪来的?”

连军跳下车,抹了把汗,嘿嘿笑:“我棚里的呀。今年管了新区,技术员教得好,肥水跟上,结疯了。往年看着你家葡萄眼馋,今年轮到自己,嘿,多得愁人。”

“愁人?葡萄还怕多?”阿香不信。

“怎么不愁?”连军拍拍箱子,“往年是没得吃,今年是吃不完。你看看,这么好的葡萄,工钱、肥料钱、包装钱一扣,也就赚个辛苦钱。对了,我直播卖葡萄去,我女儿给葡萄打上了细红绳,卖相好点。”他顺手打开一个箱子盖,露出码得整整齐齐、皮色乌青发亮的巨峰葡萄,揪下两大串塞阿香手里,“阿香姐,尝尝。新品种,比你那老藤的还甜。棚里还有的是,你要吃,叫阿哥骑个三轮来拉。往年没少吃你的。”说完,跳上车,电三轮“突突突”开走。阿香脸红发愣。她没往自家老葡萄棚子那边走,捏着两大串葡萄,回家。

风吹过,路两边葡萄棚的塑料膜哗啦啦响。



本版图片由AI生成